

性理會通

亦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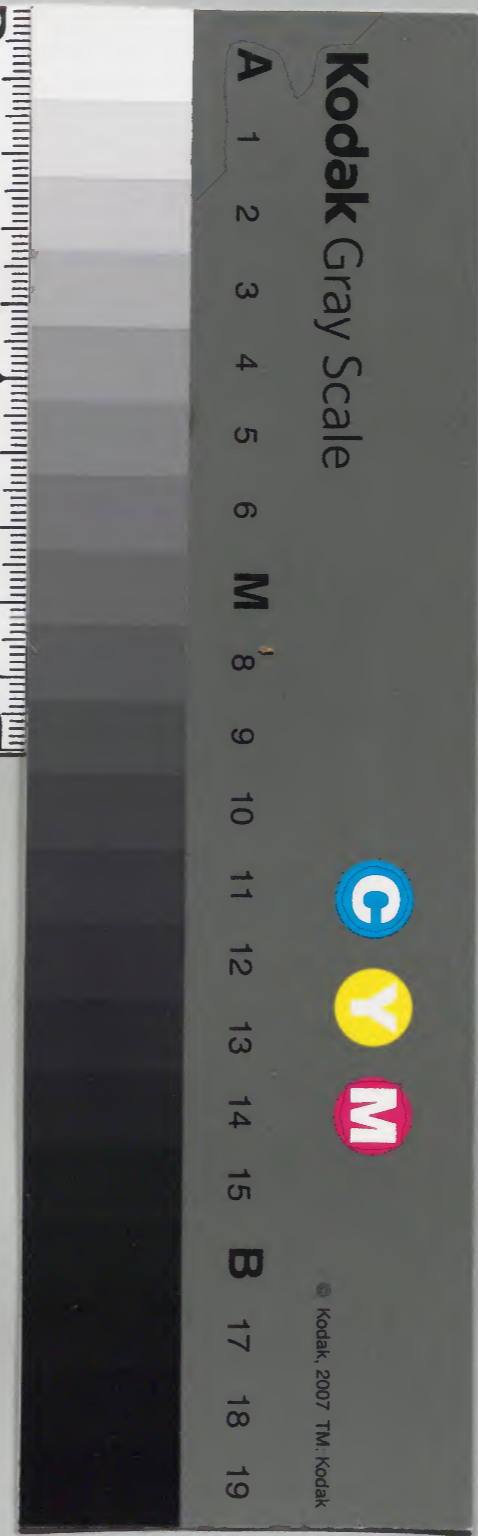
十四

性理會通

漢書門	九四三七	函號
二八	七	架冊

庫文閣	九四三七	函架
七六	七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14)
函號	299		36



卷三十六

金進歸領春福會注

英領春福會叙

注方士領春福會叙

印連賦領春福會叙

身 棟領春福會叙

劉子梧領春福會叙

六名領春福會叙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禮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禮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淺草文庫

小理會通 卷三十一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只一道理
張分不得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歛○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
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
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
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
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
耻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
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决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
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侖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
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已復
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
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
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湏是此心
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
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
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克已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

說得分明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卽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藏不測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
 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是
 陽底一截禮智一作是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
 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
 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
 仁也秋歛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
 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
 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
 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義為剛非也却是以
 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
 義便是收歛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
 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
 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
 意思收歛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
 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
 收歛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
 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

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歛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歛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

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

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自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皆自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九
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
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
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
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
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
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
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
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
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

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
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
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
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
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
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
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
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
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

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

除萬物皆備不可仁之休段故下即曰求仁莫近

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卽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固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

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入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

宜○童輩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為私
 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已私則全體大用
 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眾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
 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
 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
 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
 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
 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
 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
 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

諒亦為藤

處否曰憊地靠着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
 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
 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
 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
 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
 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
 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
 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
 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
 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



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
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
到發時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
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
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便是禮晚下漸涼便
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便是智只如此
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
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
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上是仁之禮一界子
上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

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
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
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
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
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
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
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
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
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

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

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卽是而存焉循其旣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

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

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而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禿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伎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

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

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

失其真

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使指公爲仁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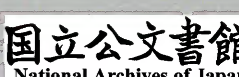
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眾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眾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眾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六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
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
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
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
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
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
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
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
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
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
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
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
大處冬之歛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說討亦未嘗不可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六
二
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知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

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稊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

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

性理九

仁義禮智

孟子曰仁者公也公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
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
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
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公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
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
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
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
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
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
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

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信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說得簡當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理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理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

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旣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

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四
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
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
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
天下道理不出於此昌黎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
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
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
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
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
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

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
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
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
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
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
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
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
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

見得分明
都說得去
道理隨處
圓融也

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湏自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

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也。曰孔門方說仁字則
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
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
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
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
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
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
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
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
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
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
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
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
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
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
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
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
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

如此分屬
亦妙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中正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九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
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
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
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
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
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湏合作如何待
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
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
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
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
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
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湏有
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
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
鈍無義了且如有人來邀我同出去便湏能剖判
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
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湏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

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夫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一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
職分之所當爲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非至虛不足成至實此語論得入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非爲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



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敬誠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湏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湏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

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卽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全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而已又如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裏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集覽檀弓篇齊大飢黔敖為粥

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輯屨買買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可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十七
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是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外者

卽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盖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
 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
 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
 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
 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
 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
 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
 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
 七八分猶畱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

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
 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
 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
 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
 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
 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
 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
 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守忠信只是誠實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
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
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
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
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
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
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
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
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

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
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
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
虛了主字下得實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
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
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爲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
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

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
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
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
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主是心中常要法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
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
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
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
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

之謂信○忠者天下太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稷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

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

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義語便明

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二十四
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
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
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
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
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
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
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大槩
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
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
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
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
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
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
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着力推已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

此義更洗
發得好

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而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

更說得分
疑

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已。盡乎已而不本乎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遠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已。推已及物之謂。○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
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
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着力在
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
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
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
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不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
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
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
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
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
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
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
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
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
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

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卽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而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終
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
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
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
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
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
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
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就能與於此熊氏曰根極領要者會本根之極挈衣領之要○按宋史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占者以為文明之祥建圖屬書謂建立太極圖而聯屬以通書○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

之言而其所以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

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熊氏曰立象著書謂太極圖象通書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

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

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

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

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
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
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
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
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
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
越乎此矣集覽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
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
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三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于席四端為
焉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
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性理會通卷三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于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

小理會通卷三
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中古文王時下古孔子時也八卦謂之八索索聚也

集覽三古謂上古伏羲時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集覽符節以玉為之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湯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為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授教弟子而惟顏曾

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前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用而已○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

中多卓至語不可不讀也

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
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
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
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
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卽賢、盡
能體卽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

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水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
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
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
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
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以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耳○先賢言語
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
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

生孔子因名丘少習孔容適周見老子回弟

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

沮之退而脩詩書禮樂魯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為司空復為大司

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懼與魯會于夾谷孔

子攝行相事遂歸所歸之田還墮三都齊人

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諸國復歸魯正樂

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

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后周

追封鄆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

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國朝益尊崇之世

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

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

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

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

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

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高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兗國復聖公首配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為翰林五經博士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欲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眾矣顏子則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



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麓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麓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麓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然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麓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麓

曾子

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真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卒一篇為教人之法後世追封郕國宗聖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彼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

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集覽子張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才高意廣晚年進德後世追封陳伯進宛丘侯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子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孔伋字子思先聖之孫鯉之子為魯繆公師公問何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

百姓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怨愁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也

集覽田子方子夏弟子魏文侯以之為師詳見通鑑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

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說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梁以仁義說其

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僦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孟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為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
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君
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
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
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
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

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
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
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
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
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

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棄

之耳集覽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性喜文孝游說之士以鄒衍淳于髡之徒為士大夫是以稷下之士盛且千人迨孟子至而不能用以孫臏田忌為將滅魏救韓威震列國在位十七年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
 明快人顏子愷悌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
 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
 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
 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子

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
 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
 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
 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
 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
 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
 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
 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

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
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

得不辯也

集覽定哀之時定公名宋襄公庶子以孔子為政會齊侯于夾谷齊欲襲魯孔子以禮誅其淫樂齊懼歸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墮三都不果季桓子受女樂而怠于政孔子遂行○哀公名蔣四歲即位既而孔子反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行其說於天下

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

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淡然而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已任哉○孟子

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

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

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

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耳在

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國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也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間間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高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

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

熟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麓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

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

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麓○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麓不甚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

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
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
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
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
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
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子孟子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
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
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
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
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
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
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集覽陽貨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
陽虎囚桓子而專國政貨季平家臣名虎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

集覽宰我

字子我魯人孔門弟子以言語稱爲臨菑大夫追封齊國公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

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
 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
 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
 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
 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
 尚有多少病痛集覽漆雕開春秋蔡人孔子弟子
 唐玄宗封滕伯宋真宗加封平興侯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觀
 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集覽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損早
 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嫉損冬月衣以蘆花絮
 父察知之欲逐其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
 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稱之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
 母昆弟之言後世追封費公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
 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本身而然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生理會通卷二十八道統

前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透孟子上上之
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德地

母且兼之言於世並佳費公
日幸若閱于審人不聞于其父
單父善其言而北母亦知
父察味之殆多其則則曰母亦
喪其父再變主二子繼母則
閔于各賦宅于憲魯人其門
而辨此其祖以亞於德微而與會于並稱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嫠渠營切無兄弟也
嫠鄰溪切寡婦也
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人所難在
此其餘口
講道學沒
用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

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

人集覽周敦頤康定間爲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日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自孟子

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

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
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
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
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先生之學、源淵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
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
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
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
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
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

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
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
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
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
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
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
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
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
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

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

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嚅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

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則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則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
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蓐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
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
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
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
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
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
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
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
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
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
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

鄆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看他胸懷直是好
 與曾點底事一般
 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
 睡覺東牕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英雄
 明道門擺脫得開
 為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
 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
 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
 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
 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
 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
 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
 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
 粹和之氣溢於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
 仰觀乎天清明穹窿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
 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
 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
 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
 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
 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
 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
 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是
 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
 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
 至於六



經之與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
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
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
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
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
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
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集覽斥堠許慎曰斥
度也堠望也所以望
烽燧也三國時烽燧
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
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
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
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
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倬倬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
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

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
申公又詩寄温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
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集覽呂申公呂公著

也寿州人夷簡之子幼嗜學至忘寢食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
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
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
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哉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

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
君讜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
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温温如
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
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賜休山立玉色

金聲補註熊氏曰暢與陽同休如陽氣之虛物貌之端嚴如山之屹立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補註熊氏曰龍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陽剛中正之德大而化之猶龍之變化莫測言

明道實具聖人之德而在下位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此德所施極天下矣

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

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

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必理會道不卷三十一
十三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
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
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
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
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
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
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
未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
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不下註脚
更妙



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

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

痛切

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久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補註熊氏曰文章見於世猶布帛然雖無文綵之施實民生之不可闕意味之根於理猶菽粟然雖無膏粱之珍寶民食之不可無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

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

伊川便超
脫幾層

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

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

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

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

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
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
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
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
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
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
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
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

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
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
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
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
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
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
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
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
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
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
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
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
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
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
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

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
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
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
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
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氣慶雲也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
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
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

心學會通卷三十一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
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
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
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
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
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
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
書反復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
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有地二者蓋互相發
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
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
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
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
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
寬弘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
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
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
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
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

添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
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
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
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
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
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
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
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
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
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
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便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
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
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

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終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列底臨事尚脚忙手亂况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

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日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

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濶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

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賡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遜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補註熊氏曰臯比虎皮嘗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問二程論易遂撤退其席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補註熊氏曰精思以通其微力踐以造其極中夜妙合於此心取燭速記其所待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

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
千有餘歲若天下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
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
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
號康節先生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
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
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
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
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
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
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
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
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
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

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履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李之才字挺之，受易於穆修，修受之神，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邵雍好學，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授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而雍深

曠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 ○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

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

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集覽始學於百源邵雍其先范人切

隨父吉徙共城。宋天聖中，吉登蘇門山，顧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下隱于山下。雍廬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親。 ○堯夫於物

受學李之才，覃思於易，後徙居洛陽。

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

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

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

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直是無端。又如

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

妙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
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
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
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世之博
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
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
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

其言自妙
不須下註
脚

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
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
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
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
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
有詩云對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
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
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

看得破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〇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

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卽默然。

和靖尹川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得趣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
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
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
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
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

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
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
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
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
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
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
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於百源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
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性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
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
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
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
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
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
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
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
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

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
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
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
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
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
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
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
於理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

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竊微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
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
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
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
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
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
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
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是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
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
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

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
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
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
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
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
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
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
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
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

道不着

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日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日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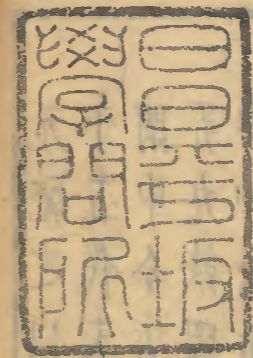
暗巖崖生鬼魅清明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贊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熊氏曰一陰生於姤是為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理而姤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於復是為天根言邵子獨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之下閑中今古醉裏乾坤。行狀云先生著故曰足躡

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天道人事興衰治亂靡所不載此即所謂閑中今古也又無名公傳云性喜飲酒飲酒微醺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此即所謂醉裏乾坤也明道嘗和先生首尾吟曰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中風月更輸誰贊詞本此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性理學通考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中庸
首章
天命
性理
學通
考卷
三十一
三十一

寬政己未

